

皇清經解

皇

清

經

解

皇清經解卷一百五十一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

莊公廿五年
至卅二年止

蕭山毛檢

諫齋
用著

二十有五年

春叔孫舍如宋

策書
未詳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
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初鄭伯如晉子太叔謂范鞅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鞅懼
與韓起謀于是爲黃父之會謀王室也趙鞅令諸侯之大夫
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是役也得春秋盟會之正然
美刺兼有而胡氏疑其無美詞夫春秋書事何曾有美刺之
字見于文間第書事而善惡自見此卽例也如此經自美多

刺少然善觀者于此則晉侯與諸侯皆不親會齊則併大夫亦不與會但有會而此後並無有諸侯之師此年夏會黃父而明年之冬然後天王入成周則其可刺處在經文多有之不必檢傳之徒具戍人明年納王然後知諸侯之怠王事失効官也不善解者但求其字于文間而求之不得則又舍本文而別求他義烏知大義炳然要皆本文所固有乎

有鸛鵒來巢

鸛公作鸛

此記異也魯大夫師已云文成之世早有鸛之鵒之公出辱之鸛鵒之羽公在外野之謠今鸛鵒果來當爲昭公出奔之兆蓋失所處也考工記鸛鵒不踰濟此鳥爲魯所無有者且其鳥穴處多藏巖谷與城障間或攘鵒巢以爲居召南所云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是也則是來一異巢又一異蓋一事而兩記異者劉向云有蜚有蜚氣之所生鸛鵒來巢氣之所致氣所生爲蜚氣所致爲祥此謂旅鳥變居皆逐君沴氣所先致者祥者兆也胡氏謂公子宋有國之祥則弟受兄國有何異事而異物異處所兆如此此在漢晉儒者便無此言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上辛下辛上下旬之辛也上辛正祭下辛呼旱之祭蓋周之七月爲夏五月舊制龍見而雩在建巳四月去五月不遠故五月猶是正祭至又雩則旱耳說見桓五年傳若公羊謂又雩非雩本借雩聚衆以逐季氏則衆非雩祭可得而聚且九月公遜其期尙早此時卽逐季之謀尙未有緒而欲先事而

揚兵誤矣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己穀作乙陽公作楊

此昭公出奔也書法他國君被逐曰出奔魯君被逐曰孫孫

逐同避也雖昭公自奔不關被逐然君逐臣而不得而君反

出國則君被逐矣此固昭公信讒輕舉妄動然而季孫之逆

仲叔二氏之黨惡無君第書事而義俱見者徐仲山所謂強

臣執國勢極難輓養癰在胸腹則決去必敗有國者所當戒

也據傳季公鳥

平子庶叔父

之妻有他行惡公若

卽公亥公鳥弟

與公思

展申夜姑

季公鳥家臣

之相其室譖于季平子平子使公之

平子弟

拘展與夜姑殺之季郕之鷄鬪

郕昭伯與季家相近

季氏介其雞

甲其首

郕氏以金爲距平子怒侵郕氏地以益居且責之臧昭伯之

從弟會為盜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氏之老就季氏拘會而

季氏反執之會將禘襄公

襄不宜專祭此以時祭重禘廟故言之

習萬舞

者不

之公而之季氏

季有私祭

眾惡之公若乃獻弓于昭公之公子務

人且與之出射于外而謀去季氏公初難之既而告臧孫

昭伯

未許也郈孫力勸之以告子家羈

公孫歸父之子即懿伯

子家羈曰不

可公室失民數世矣失民則何以集事讒人以君微幸事不

克而君受之矣且政在未可圖也公不聽值叔孫昭子如闕

魯邑

公居于長府伐季氏殺公之于門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

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

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羈曰君許之政之所

在衆用命焉日將暝而姦慝作事去矣郈孫曰必殺之公使

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嚮戾言于眾曰季氏之有無

于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曰然則救諸帥徒以

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冰箭箚蓋可取飲者踞蹲坐也遂逐

之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羈曰君

止不可自出諸臣劫君而負罪以去使諸臣出奔君無與也意如不敢

不改也公曰余不忍也指諸臣乃與臧孫如墓謀遂行次于陽

州齊魯境上地

齊侯唁公于野井

齊景公將唁公于平陰公乃就野井會之唁者弔問之名野

井齊地時齊侯請自莒疆以西致公千社二十五家為社即里也千社二萬五

家社會會家子曰天若胙君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齊

臣則謹肯復從君者且齊未可信不如早之晉不聽臧昭伯
率從者以盟請處者皆有罪從者皆無罪毋通內外毋離散
毋不繾綣以從公子家子曰如此則吾不可盟吾方欲與居
守者同心迎公而以爲皆有罪方欲負罪去公自相離散通
內外以使公速入而以爲守公不去毋通內外吾何敢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叔孫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
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
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
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

恐從者知叔孫謀

公與昭子言于

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

公入則從公伐季者惟恐得罪故欲殺昭

子伏諸道左師展

魯大夫

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

從他道避伏兵

既而

平子有異志

不欲納公

昭子乃大恚齋于其寢使祝宗祈死自十

月辛酉至戊辰七日無疾卒杜氏云自殺焉左師展將以公

乘馬而歸

謀單騎不用車

公徒執之

春秋出君自鄭昭公厲公外惟衛有四君一惠公朔一成公

鄭一獻公衍一出公輒然皆得返國而昭公獨否予嘗謂返

國有二一是諸侯納之一是本國迎入之今晉伯既不足恃

而齊衛二君又適當景公靈公之庸懦有虛禮而無實濟且

晉臣強橫荀鞅趙鞅輩多黨季氏又貪瀆無厭動輒求貨則

諸侯之納固無望矣若本國迎入則昭似較易于四君何則

四君皆有新立之一君爲之抵敵惠公有黔牟成公有叔武

有公子瑕獻公有衛侯剽出公有父蒯瞶昭無有也無有則國無匹敵之君君出君入綽然餘裕卽居守從亡皆不得以兩君顧忌有所藉口又且公逐季氏原非季氏逐公其在公之人不必飾辱而在季氏則原非其罪幡然迎入雖曰改節亦並無有前後兩端待請愆謝過之重煩解說此其間卽一本國大夫通之有餘故子家羈聞不通內外之盟卽毅然拒之間叔孫昭子之歸通意如卽力爲衛之至意如隨荀躒迎公乾侯卽勸公從之及叱意如退荀躒俱去猶乞公以匹馬入魯師而歸之而無如從亡者與公徒之之必不願公歸而公不覺也蓋從亡者皆發難之人也公若昭伯輩與意如勢不兩立而公徒敗事怠不用命然而入季氏之門者公徒也

心不自安一日從公則公一日不得歸是以長府之役子家
欲公使諸臣出奔則公可不出卽旣出而諸人散去有如叔
孫昭子者通乎其間則公可卽歸而公以不忍諸臣而不離
意如以諸臣從公而必不敢逆諸臣則惟恐公歸但借繾綣
從公爲名而必不肯去此公之所以薨于乾侯者非天意也
實人爲之也易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言與衆小人居則
無可往也又曰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言用小人則併所居
亦喪也公何所往乎剝廬而已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宋元公謀納公如晉至曲棘而卒曲棘宋地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取鄆以居公也鄆魯地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齊侯爲公取鄆而公得居之是時公次陽州未嘗至齊而曰
自齊者見公之已去魯也鄆卽魯邑而不曰歸魯者見鄆之
不爲魯所取也至若告至日至公未嘗告廟而仍書日至賈
逵謂季爲守臣當爲公代祭如荀躒所云子姑歸祭者恐意
如無道未肯出此此必公在行所亦設主以告而史官則特
以書之亦文例也況居鄆則在所必書也

又范鞅亦云意如
事君如在國如書

公行告公至類要
是黨意如之言

夏公圍成

成者孟氏邑也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季氏使申豐女賈

二人家臣名

以幣錦賂梁丘據

齊大夫

梁丘據謂齊侯曰羣臣不盡

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

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

罪于鬼神故及此也君盍卜焉可則師先濟而君繼之否則

君何辱爲齊侯乃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者意

如黨也詐以成誘齊師曰成可取也旣而季氏師已集復謝

齊師曰取成非衆意請戰及戰則齊子淵捷苑何忌子囊帶

三人齊大夫

與季氏野洩冉豎

二人季臣

遇第傷而不殺若無意克敵

者故戰于炊鼻

魯地

而經不書不予齊以名也曰公圍則齊無

與也雖然公圍之而魯尙可以抗之也乎此其中有義焉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謀納公也然何益矣鄆陵地闕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楚平王卒令尹子常以長庶子西賢欲立之子西不從乃立

子壬爲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單子以子朝之立告晉劉子初攻王城師敗之旣而劉師亦敗劉子以王出王宿于褚氏而進次于滑晉乃使知躒趙鞅

帥師納王召伯盈逐王子朝

始叛而
今反正

朝乃同召氏之族毛伯

得尹氏固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召伯逆王及劉子單子盟遂

入成周而盟于襄宮

襄王
宮

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不書晉

師者尊王也且晉侯不在師也

二十有七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據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

潛楚使莠尹然工尹麋及左尹郤宛救之時季札聘上國未

還也公子光乃伏甲于堀室而饗王王徒皆執鉞夾道羞者

不敢近光使勇士鱣設諸寘劍于魚腹而進之抽劍刺王公

子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楚師曰彼乘喪伐我我不可乘亂
伐彼遂引還于是光自立是爲闔廬按僚者夷昧子也吳子
壽夢生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昧次季札諸樊相約必兄
弟傳國以及季子夷昧死季子不受乃立夷昧子而光自以
爲諸樊之子當立因弑之其不書吳光弑而書吳弑者非貲
光也莒僕弑父晉荀偃欒書弑君未聞有可貲之罪而文十
八年莒弑其君庶其成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史文詳略如
是矣蓋既有策書則苟無首從皆可虛其名以按其實以中
無彼此可推卸也胡氏謂諸樊之國遞致不受則國宜之光
而不宜予僚故稱國以弑而不歸獄于光則直貲光矣且授
受大事于此不明則千秋篡案終古未決如宋宣讓穆則穆